

出，非常欣慰，他給豐子愷寫信曰：

「朽人七十歲時，請仁者作護生畫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歲時，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歲時，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歲時，作第六集，共百幅。護生畫集功德於此圓滿。」

豐子愷收到此信，私下就想，其時寇勢凶惡，自己流亡在外，命運生死難卜。但法師既已有此囑咐，又豈敢不從呢？因此，他在覆信中表示：「世壽所許，定當遵囑」。

《續護生畫集》由開明書店於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出版。仍由李圓淨居士負責編務。夏丏尊先生作序是由弘一法師指定的。理由是弘一法師在給李圓淨居士的一封信中曾附言：「乞夏居士作序，無須再請馬居士作。」^③至於出版時間，護生畫初集出版於一九二九年，那麼照理續集應該在一九三九年出版才對。所以延至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出版，估計有兩個原因：一是由於戰亂，豐子愷雖在一九三九年即已將畫作好，但弘一法師收到已經是年底了^④；二是當時的印刷境況不理想。弘一法師在給李圓淨居士的信中寫道：「現在紙張人工皆漲價，稍遲出版無妨。」^⑤續集與初集相比，正如夏丏尊先生在序言中所述：「至其內容旨趣，前後更大有不同。初集取境，多有令人觸目驚心不忍卒睹者。續集則一掃悽慘罪過之場面。所表現者，皆萬物自得之趣與彼我之感應同情，開卷詩趣盎然」。這個特點十分明顯，讀者只要將兩冊相較，便能體會。

其實《續護生畫集》所以有如此特色，仍然是按照弘一法師的意見繪作的。因為早在編繪《護生畫集》的時候，弘一法師就已對第二集有了設想。他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寫給李圓淨的信中曾對許多本擬編入初集的畫作了刪除，有的就提議編入將來的第二集。比如現在收入第二集最後一幅《楊枝淨水》，就是

如此。法師信中說：「《楊枝淨水》，此畫可用。將來編二集時，可以此畫置在最後之一幅。」（初集最後一幅亦為《楊枝淨水》，但詩、畫均不相同），弘一法師還特別提出：「將來編二集時，擬多用優美柔和之作，及合於護生正面之意者。至殘酷之作，依此次之刪遺者，酌選三四幅已足，無須再多畫也。」

還有一點應該說明，即《續護生畫集》初版時有弘一法師的跋文。而這一跋文在此後許多再版本中不知何故被刪去了。新加坡蒼荷院版本和台北純文學出版社的版本中也未收入。弘一法師為《續護生畫集》作的跋文不長，全文如下：

己卯秋晚，續護生畫續就，余以衰病，未能為之補題，勉力書寫，聊存遺念可耳。

晚晴老人

由此可見，此時的弘一法師已年邁體虛。法師抱病書寫，為的還是護生畫的完滿。

對於出版護生畫的後幾集，弘一法師自知不可能活得那麼久。為了使這一計劃順利實現，他於一九四一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先後給李圓淨和夏丏尊寫了信，詳細交代了如何協助豐子愷提前完成作畫，再依時陸續付印的做法。

弘一法師在給李圓淨的信中說：「以《護生畫集》正續編流布之後，頗能契合俗機。豐居士有續繪三、四、五、六編之弘願。而朽人老病日增，未能久待，擬提前早速編輯成就，以此稿本存於上海，俟諸他年陸續付印可也。」^⑥

弘一法師又聯名給夏丏尊、李圓淨寫信：

丏尊、圓晉居士同覽：

養痾山中，久疏音問。近以友人請住檀林鄉中，結夏安居。

感。

音啓農曆六月六日。

故得與仁者特殊通信，發起一重要之事。以《護生畫集》正續編流布之後，頗能契合俗機。豐居士有續繪三四五六編之弘願。而朽人老病日增，未能久待。擬提前早速編輯成就，以此稿本存藏上海法寶館中，俟諸他年絡續付印可也。茲擬定辦法大略如下，乞仁者廣徵諸居士意見，妥爲核定，迅速進行，至用感禱。

(一)前年豐居士來信，謂作畫非難，所難者在於覓求畫材。故今第一步爲徵求三四五六集之畫材。於《佛學半月刊》及《覺有情》半月刊中，登載廣告，廣徵畫材。其贈品以朽人所寫屏幅、中堂、對聯及初版印《金剛經》(珂羅版印，較再版爲優，今猶存十餘冊。)等爲酬獎。(二)此事擬請仁者及范古農、沈彬翰、陳無我、朱穌典六居士，負責專任其事。仍請圓淨居士任總編輯。(一)預定三集畫七十張，四集八十張，五集九十張，六集一百張。每畫一張，附題句一段。(一)已刊布之初二集，畫風既有不同，以下三、四、五、六集亦應各異。俾全書六集各具特色，不相雷同。據鄙意，以下四集中，或有一集用連環畫體裁，或有一集純用語體新文字題句，其畫風亦力求新穎，或有一集純用歐美事跡。此爲朽人隨意懸擬，不足爲據。仍乞六居士妥爲商定，務期深契時機，至爲切要。(一)每集畫旁之題句，字數宜少。或僅數字，至多不可超過四五十字。因字數多者，書寫既困難，縮印亦未便。(一)徵求畫材之廣告文，乞六居士酌定。徵求既畢，應審核優劣，分別等第，亦乞六居士酌定。至其畫材能適於作畫否，乞穌典居士詳核之。(一)以上且據登廣告徵求畫材而言。依朽人懸揣，應徵之人未必多，寄來之稿亦恐罕能適用。則登廣告徵求畫材一事，將無結果，殊爲可慮。不如專請四位負責，各位各編一集之畫材，如是或較爲穩妥也。乞六居士詳審之。以後關於此事之通信，乞寄與性常法師轉交朽人至

弘一法師似乎對護生畫的圓滿極爲看重，寫此信後十天，他又給夏丏尊去函，曰：「《護生畫》續編事，關係甚大。務乞仁者垂念朽人殷誠之願力，而盡力輔助，必期其能圓滿成就，感激無量。」^⑧

然而，弘一法師沒有等到此計劃實現的那一天，過早的於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午後八時，在泉州作涅槃臥了。他留下的最後墨寶是「悲欣交集」四個字。數年之後，夏丏尊先生於一九四六年病逝；李圓淨居士於一九四九年跳海自盡。護生畫圓滿的史命落到了豐子愷一個人身上。

豐子愷得悉弘一法師圓寂的消息，整整晚了五天，那是十月十八日的早晨。一九四一年，豐子愷隨浙江大學內遷至遵義。一九四二年秋，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陳之佛邀請豐子愷到重慶該校任教授。豐子愷正準備行裝，突然接到郵差送來泉州開元寺性常法師發來的有關弘一法師「生西」的電報。

豐子愷接到電報，心中自是一陣悲慟。他下意識地走到窗前，望着長空沉默了幾十分鐘。以後，他發願，決定替弘一法師畫像一百尊，分寄各省信仰佛教、追隨弘一法師的人。對於畫弘一法師的像，豐子愷自認爲是心最誠而情最切的。他這樣說：

「這些畫，爲欲勒石，用線條描寫，不許有濃淡光影，所以不容易描得像。幸而法師的線條畫像，看的人都說像，大概是他相貌不凡，特點容易捉住之故。但是還有一個原因：他在我的心目中印象太深之故。我自己覺得，爲他畫像的時候，我的心最虔誠，我的情最熱烈……」

一個對弘一法師如此敬仰的人，他是絕對不會忘記法師的囑託的。此後豐子愷創作護生畫的感人事跡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注釋：

- ① 一九三一年豐子愷因弘一法師介紹，為廈門南普陀寺廣洽法師繪釋迦牟尼像，並與之通信。弘一法師介紹此事，其途徑不可考。致函聯係、託人轉告、當面委託均有可能。待考。
- ② 弘一法師晚年與人通信中，常有「最後紀念」或表示不再往還等意願。而事實上這不是實際情況。
- ③ 此信見《弘一法師書信》（林子青編），（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零年六月初版。
- ④ 據弘一法師致李圓淨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四日），《續護生畫集》畫稿在當時還未寄到法師手中。信中說：「畫稿不久可由承天寺轉寄到。」
- ⑤ 見弘一法師致李圓淨函（一九三九年）。載《弘一法師書信》第二百零四頁。
- ⑥ 見弘一法師致李圓淨函（一九四一年）。載《弘一法師書信》第二百零六頁。
- ⑦ 弘一法師致夏丏尊、李圓淨函的實際年代應該是一九四一年，參見陳慧劍《弘一大師傳》附錄《弘一大師書簡研究》，（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一九八三年九月增訂十版。林子青編《弘一法師書信》中誤將此函年代定在一九四零年。
- ⑧ 見弘一法師致夏丏尊函（一九四一年）載《弘一法師書信》第七十頁。

第二節 護生畫之影響及其論評

《護生畫集》和《續護生畫集》出版以後，社會反響強烈。尤其是在佛教界，更是廣範流傳，諸如大中書局、大法輪畫局、大雄書店、佛學書局等皆相繼印行。筆者所知，僅《護生畫集》（初集）就有十五種之多。其中有的注明出版單位，有的沒有版權頁可考。而就印數而言，每版少則一千五百冊，多則五千冊，這些數字相加，護生畫流佈之廣可想而知。這樣的發行量在當時的出版界是很少有的了。此外，中國保護動物會還發行了由黃茂林翻譯的英譯本（民國廿二年八月初版一千五百冊）。

當然，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贊頌護生畫的。曾經一度對弘一法師崇拜之極的柔石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萌芽》一卷四期上發表了《豐子愷君的飄然的態度》一文。文末就寫道：「豐君自贊了他的自畫的《護生畫集》，我卻在他的集裏看出他的荒謬與淺薄。有一幅，他畫着一個人提着火腿，旁邊有一隻豬跟着說話：『我的腿』。聽說豐君除吃素以外是吃雞蛋的，那麼豐君為甚麼不畫一個人在吃雞蛋，旁邊有一隻雞在說話：『我的蛋』呢？這個例，就足夠證明豐君的思想與行為的互騙與矛盾，並他的一切議論的價值了。」

類似這樣的言論，估計豐子愷聽到了不少。所以我們只要查閱一下《護生畫集》三集豐子愷的自序就知道了。豐子愷的三集自序共二千餘字，而他卻用了一千餘字談了他對這些言論的意見。豐子愷是這樣說的：

「這集子裏的畫，有人說是『自相矛盾』的。勸人勿殺食物，勸人吃素菜。同時又勸人勿壓死青草，勿剪冬青，勿折花枝，勿彎曲小松。這豈非『自相矛盾』？對植物也要護生，那

麼，菜也不可割，豆也不可採，米麥都不可吃，人只得吃泥土砂石了！泥土砂石中也許有小動植物，人只得餓死了！——曾經有人這樣質問我。我的解答如下：

護生者，護心也。初集馬一浮先生序文中語，去除殘忍心，長養慈悲心，然後拿此心來待人處世。——這是護生的主要目的。故曰「護生者，護心也。」詳言之：護生是護自己的心，並不是護動植物。再詳言之，殘殺動植物這種舉動，足以養成人的殘忍也，而把這殘忍心移用於同類的人。故護生實在是為人生，不是為動植物。普勸世間讀此書者，切勿拘泥字面。倘拘泥字面，而欲保護一切動植物，那麼，你開水不得喝，飯也不得吃。因為用放大鏡看，一滴水中有無數微生蟲和細菌。你燒開水燒飯時都把它們煮殺了！開水和飯都是葷的！故我們對於動物的護生，即使吃長齋，也是不徹底，也只是「眼勿見為淨」，或者「掩耳盜鈴」而已。然而這種「掩耳盜鈴」，並不傷害我們的慈悲心，即並不違背「護生」的主要目的，故正是正當的「護生」。至於對植物呢，非不得已，非必要，亦不可傷害。因為非不得已非必要而無端傷害植物（例如散步園中，看見花草隨手摘取以為好翫之類），亦足以養成人的殘忍心。此心擴充起來，亦可以移用於動物，乃至同類的人。割稻、採豆、拔蘿蔔、掘菜，原來也是殘忍的行為。天地創造這些生物的本意，決不是為了給人割食。人為了要生活而割食它們，是不得已的，是必要的，不是無端的。這就似乎不覺得殘忍。只要不覺得殘忍，不傷慈悲，我們護生的主要目的便已達到了，故我在這畫集中勸人素食，同時又勸人勿傷害植物，並不衝突，並不矛盾。

英國文學家蕭伯納是提倡素食的。有一位朋友質問他：「假如我不得已而必須吃動物，怎麼辦呢？」蕭翁回答他說：「那

麼，你殺得快，不要使動物多受苦痛。」這話引起了英國素食主義者們的不滿，大家攻擊蕭伯納的失言。我倒覺得很可原諒。因為我看重人。我的提倡護生，不是為了看重動物的性命，而是為了看重人的性命。假如動物毫無苦痛而死，人吃它的三淨肉，其實並不殘忍，並不妨害慈悲。不過「殺得快」三字，教人難於信受奉行耳。由此看來，蕭伯納的護生思想，比我的護生思想更不拘泥，更為廣泛。蕭伯納於人，比我更加看重。「眾生平等，皆具佛性」，在嚴肅的佛法理論來說，我們這種偏重人的思想，是不精深的，是淺薄的，太精深，使末劫眾生難於接受之故。應該多開方便之門，多多通融，由淺入深，則宏法的效果一定可以廣大起來。

由我的護生觀，講到我的佛教觀。是否正確，不敢自信。尚望海內外大德有以見教。」

看得出來，豐子愷真是不惜費盡口舌來為護生畫辯護。然而，這種辯護還是溫和的，比之於他與過去的朋友曹聚仁的舌戰、筆戰，乃至斷絕朋友關係真是心平氣和多了。

作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同學，豐子愷與名記者兼作家曹聚仁原本是好朋友。曹聚仁對此也不諱言。曹聚仁說過：「離校以後，無論立達學園或開明書店，我和他時常相見，相處頗不錯。雖說我對於佛學，他對於唯物史觀，各不感興趣，但彼此談得來，從來沒紅過臉。夠得上是老朋友了。」^①抗戰爆發後，豐子愷在避寇逃難的途中，曹聚仁又在浙江蘭溪老家接待過豐子愷並請豐家吃了一頓飯。然而此後，豐曹二人卻絕交了。原因何在？我們還是來看看曹聚仁的記述：

「後來，我從江西轉到了桂林，那時，開明書店在那兒復業，宋雲彬兄也把《中學生》復刊了。他邀我寫稿，我就把旅途

碰到了子愷兄的事，還說了他們沿途所見的日軍殘暴事跡，血淋淋的慘狀，一一都記了下去。也說了子愷兄的憤恨之情。大概，我引伸了他的話：「慈悲」這一種觀念，對敵人是不能留存着了。我的報告，相當生動，雲彬兄頗為滿意。那知，這一本《中學生》到了上海，子愷兄看了大為憤怒，說我歪曲了他的話，侮辱了佛家的菩薩性子。他寫了一篇文章罵我，說悔不該吃我那頓晚飯。好似連朋友都不要做了。過了很久，我才轉折看到這篇文章，也曾寫了一篇《一飯之？》刊在上海《社會日報》上，他一定看到的。不過，我決定非由他向我正式道歉，我決不再承認他是我的朋友了。」^②

既然曹聚仁「回敬」豐子愷的文章是《一飯之？》，可知他指豐子愷那篇「罵」他的文章即是豐氏發表在《少年先鋒》第六期（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上的《一飯之恩》。

其實，通觀《一飯之因》全文，豐子愷並沒有「罵」曹聚仁，只是由於聽人說，「曹聚仁說你的護生畫集可以燒毀了」，而發表了他自己對《護生畫集》的解釋。豐子愷在文中列舉了一些人（並非專指曹聚仁）對《護生畫集》片面的理解後說：「他們都是但看皮毛，未加深思；因而拘泥小節，不知大體的。護生畫集的序文中分明說着：『護生就是護心……救護禽獸魚蟲是手段，倡導仁愛和平是目的。』」

豐子愷在文中還說：「我們為甚麼要『殺敵』？因為敵人不能講公理，侵略我國；違背人道，荼毒生靈，所以要『殺』。故我們是為公理而抗戰，為正義而抗戰，為人道而抗戰，為和平而抗戰。我們是『以殺止殺』，不是鼓勵殺生，我們是為護生而抗戰。」^③

豐子愷在寫《一飯之恩》之前，就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寫

過一篇《則勿毀之已》豐氏在文中似乎講的更具體。文章如下：一到漢口，就有人告訴我：「×××說你的《護生畫集》可以燒毀了。」我說：「不可，不可？此人沒有懂得護生之旨及抗戰之意。」

《護生畫集》之旨，是勸人愛惜生命，戒除殘殺，由此而長養仁愛，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養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說「護生」就是「護心」。頑童一腳踏死數百螞蟻，我勸他不要。並非愛惜螞蟻，或者想供養螞蟻，只恐這一點殘忍心擴而充之，將來會變成侵略者，用飛機載了重磅炸彈去虐殺無辜的平民，故讀《護生畫集》，須體會其「理」，不可執着其「事」。

說者大約以為我們現在抗戰，正要鼓勵殺敵；倘主張護生，就變成不抵抗，所以說該書可以燒毀。這全是不明白護生之旨及抗戰之意的緣故。我們不是侵略戰，是「抗戰」，為人道而抗戰，為正義而抗戰，為和平而抗戰，我們是以殺止殺，以仁克暴。我們的優待俘虜，就是這主義的實證。倘同日本一般樣見識地殺人，那就變成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步意大利、日本軍閥之後塵，而為擾亂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了！

護生者，王者之道也。我欲行王政，則勿毀之已！

豐子愷終於和曹聚仁絕交了。初看起來，這是他們個人之間的恩怨而已。然而細想一下，像豐子愷這樣一位與人為善的仁者居然在這件事上同朋友翻臉，其中足見他護生、護法的信念之堅定了。

注釋：

①②見曹聚仁《朋友與我》一文，載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一

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初版。

曹聚仁文中說豐子愷當時在上海。其實豐子愷並不在上海，而是繼續逃離內地。曹聚仁這裏誤認豐子愷在上海。

③ 豐子愷《一飯之恩》一文中也有激動之詞，如：「我曾在流難中，受聚仁兄一飯之恩。無以為報，於心終不忍。寫這篇日記，聯作答謝云爾。」

④ 此處即指曹聚仁。

第三節 序作者夏丏尊與弘一法師、豐子愷

《續護生畫集》(即《護生畫集》第二冊)的序言作者為夏丏尊先生。他也是人們考察弘一法師、豐子愷生平歷史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人物。



李叔同與夏丏尊在杭州祭孔時合影

夏丏尊(一八八六年——一九四六年)，浙江上虞人。著名文學家、教育家、出版家。一九〇五年留學日本，一九〇七年回國。一九〇八年起在浙江省兩級師範學堂(後改名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一九二二年回家鄉上虞，在春暉中學任教。一九二七年後長期寓居上海，先後主持開明書店、《中學》雜誌等編務。晚年皈依佛教，以「學佛在心不在形」自勉。有著作《文章作法》、《平屋雜文》及譯著《愛的教育》等刊行。

一、夏丏尊與弘一法師

夏丏尊與弘一法師有着非同尋常的因緣，尤其是弘一法師的出家，更是夏丏尊直接促成。弘一法師自己說過：「我的出家，大半由於這位夏居士的助緣。此恩永不能忘！」^①

前文已經提到，弘一法師最初是向夏丏尊借閱日本雜誌，讀其斷食文章而誘發初念的。自從弘一法師當初斷食習靜以後，不久即皈依了悟法師。茹素、念珠、研佛成了他日常的主要內容。每至夏丏尊苦悶之時，他也常用佛法好語安慰之。有一次，夏丏尊終於脫口言曰：「這樣做居士究竟不徹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②大約此言刺激了李叔同，這年暑假一到，他就出家為僧。待夏丏尊到寺中去探望時，法師已剃去短鬚、頭皮光光、著起海青，赫然是個和尚了。弘一法師對夏丏尊笑着說：

「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勢至菩薩生日。」
夏丏尊奇怪地問：「不是說暫時做居士，在這裏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嗎？」

法師曰：「這也是你的意思，你說索性做了和尚……」

夏丏尊感慨萬分，臨別時他與弘一法師作約：「盡力護法，吃素一年。」^④此後夏丏尊也終於明白：「近幾年以來，我因他的督勵，也常親近佛典，略識因緣之不可思議，知道像他那樣的人，是於過去無量數劫種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願使然，而且都是希有的福德，正應代他歡喜，代眾生歡喜，覺得以前的對他不安、對他負責任，不但是自尋煩惱，而且是一種僭妄了。」^⑤

一九四二年，弘一大師在泉州圓寂，夏丏尊在上海收到大師侍者妙蓮法師寄發的大師親筆「訣別書」：

「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於九月初四日遷化，曾賦兩偈，附錄於後：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以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謹達不宣。」

夏丏尊接到弘一法師圓寂的消息悲痛之極。他曾撰一輓聯：

垂涅槃賦偈相訣，舊兩難忘，大鳴應有溪虎；

許娑婆乘願再來，伊人宛在，長空但觀夕陽。

且說弘一法師給夏丏尊的訣別書，怎麼會自己注明「遷化」日期呢？爲此，夏丏尊有一說明：我抽出一紙來看，讀到「朽人已於九月初四日遷化」云云，爲之大驚大怪。驚的是噩耗來得突然，本星期一曾接到過他陽曆十月一日發的信，告訴我雙十節後要閉關著作，不能通信，且附了佛號和去秋九月所攝的照片來，好好地怎麼就會「遷化」。怪的是「遷化」的消息怎麼會由「遷化」者自己報道。……信上「九」「初四」三字用紅筆寫，似乎不是他的親筆，是另外一個人填上去的。^⑥可見，這即是弘一法師自感不適，事先寫下訣別書，讓別人在他圓寂後填上日期。

至於弘一法師寫遺書給夏丏尊，這也是他們事先約好的。夏丏尊對此也有說明：

「師的要在逝世時寫遺書給我，是十多年前早有成約的。當白馬湖山房落成之初，他獨自住在其中，一切由我招呼。有一天我和他戲談，問他說『萬一你有不諱，臨終咧，入龕咧，茶毗咧，我是全外行，怎麼辦？』他笑說：『我已寫好了一封遺書在這裏，到必要時會交給你。如果你在別地，我會囑你家裏發電報叫你回來。你看了遺書，一切照辦就是了。』後來他離開白馬湖雲游四方，那封早已寫好的遺書一定會帶在身邊，不知今猶在否。猜想起來，其內容當與這次妙蓮法師所得到的差不多吧。同是遺書，我未曾得到那封，卻得到了這樣一封，足見萬事全是個緣。」^⑦

夏丏尊曾爲弘一法師編輯過《弘一大師永懷錄》、《晚晴老人演講錄》、《晚晴山房書簡》等書，並親自作序。從《晚晴山房書簡》中可知，其中收有弘一法師致夏丏尊的信有九十五封之多；而從中又可知，法師出家以後，逐步斷絕與紅塵間的往來，即便必需，如給豐子愷、劉質平等的信函，也是託夏丏尊代轉。這足見他們之間情誼之深厚。

二、夏丏尊與豐子愷

如同敬畏弘一法師一樣，對豐子愷來講，夏丏尊先生是「同樣可敬愛的師長」。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裏，夏丏尊先是任舍監，後改教國文。在夏丏尊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運動前夕。他對學生要求很嚴，每次讓學生寫作文，都要求「不准講空話，要老實寫。」^⑧這種實事求是的主張對一向誠懇、直率的

豐子愷影響極大，因而使他對寫文章的興趣加深。所以可以這樣說，弘一法師李叔同啓迪了豐子愷的藝術心靈，而夏丏尊則在此後直接影響並激發了豐子愷的寫作興趣。

有關豐子愷畢業後在寫作上受夏丏尊的影響，豐子愷曾這樣回憶道：「我在校時不會作文。我的作文全是出校後從夏先生學習的。夏先生常常指示我讀甚麼書，或拿含有好文章的書給我，在我最感到受用。他看了我的文章，有時皺着眉頭叫道：『這篇文章有毛病呢？』『這篇文章不是這樣做的？』有時微笑點頭而說道：『文章好呀……』我的文章完全是在他這種話下練習起來。」⁸豐子愷還說過：「以往我每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後總要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因為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⁹可見，豐子愷把自己在寫作上的發展完全歸功於夏丏尊先生，正如他自己斷定的那樣：「我倘不入師範，不致遇見李叔同先生，不致學畫；也不致遇見夏丏尊先生，不致學文。」¹⁰

夏丏尊和豐子愷都是中國現代的著名散文家。他們都曾得益於中國古典散文的影響，筆法簡潔而老練。他們的散文，前者偏重抒情，後者偏重說理，可謂各有千秋卻同出一爐。所以當今學者們在談論中國現代散文時，往往把他倆放在一起研究¹¹。後來，豐子愷的散文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大，誠如趙景深評價的那樣：「他只是平易的寫去，自然就有一種美，文字的乾淨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¹²對學生在創作上所取得的成績，夏丏尊自然從心底裏感到高興。一九四三年，夏丏尊讀到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新著《昨今》，其中有對中國文藝的評論，尤以對豐子愷的評價最爲詳細，說他是「中國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夏丏尊讀後激起了對因逃難而避居內地的學生豐子

愷的思念，特意將谷崎潤一郎的《讀〈緣緣堂隨筆〉》譯成中文，寄往重慶，在《中學生》戰時半月刊第六十九期上發表。夏丏尊在譯前的話中說：「余不見子愷倏逾六年，音訊久疏，相思頗苦。」由此可見，夏丏尊對豐子愷的感情十分之深厚。

夏丏尊先生不僅在寫作上給予豐子愷以莫大的鼓勵和指教，他還是豐子愷漫畫的熱情鼓勵者和積極的宣傳者。一九二二年，豐子愷應夏丏尊之邀，來到浙江上虞的春暉中學任教。豐子愷當時有名的「小楊柳屋」正和夏丏尊的「平屋」毗鄰。兩人在緊張的教學之餘常與友人朱自清、朱光潛等一起暢談藝術。那時，豐子愷常用簡潔的筆觸，把對生活有感的事物或平日所信口低吟的古詩句、詞句作成小漫畫，貼在小客廳的壁上。當夏丏尊發現時，連聲贊賞：「好！子愷，再畫，再畫！」一九二五年，豐子愷的第一本畫集《子愷漫畫》問世。夏丏尊爲之寫了序，其中曰：「記得子愷的畫這類畫，實由於我的慫恿，……子愷年少於我，對於生活，有這樣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較，不能不羨子愷是幸福者！夏丏尊欣賞豐子愷的畫，爲此特意請豐子愷在他自己翻譯的《愛的教育》中作插圖並繪封面。豐子愷欣然爲這有意義且影響極大的兒童教育讀物精心繪製了封面和十幅插圖，文畫相映，頗受歡迎。

其實，那怕是在繪畫上，豐子愷十分誠懇地聽取夏丏尊的意見。例如抗戰時，內地的豐子愷與一直困守在孤島上海的夏丏尊有書信往來，其中就有一些是討論美術的。像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五日夏丏尊在致豐子愷的一封信中，就應豐氏的要求對美術問題發表了見解：「……關於繪畫拙見，蘊藏已久，前函乘興漫談，蒙採納，甚快。……鄙意：中國人物畫有兩種，一是以人物爲主的（如仕女、如鐘進士、佛像等），一是以人物爲副的

(如山水畫中之人物)。……其實二者之外尙可有第三種方式，就是背景與人物並重……爲君計，似以從第三種入手爲宜……君於漫畫已有素養，作風稍變(改成國畫風)，即可成像樣之作品。暫時以此種畫爲目標如何？……」考察豐子愷漫畫的發展階段，到了抗戰期間，其畫風果然爲之一變，用豐子愷自己的話說，這是「自然相」時期。其畫作仍保持了「人」的趣味，同時用了很多的筆墨描繪了風景，而且「由簡筆爲繁筆，由單色爲彩色了。」^⑧這種畫風的轉變，我們不能不說這是因爲豐子愷接受了夏丏尊的建議，至少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夏丏尊與豐子愷爲中國的文化事業共事多年，合作領域也很廣。他們一起在立達學園創業、工作過；又在開明書店一起擔任過編輯；在《中學生》、《新少年》等刊物一同傾注過心血。更重要的一點恐怕還是他們有着一位共同的良友、賢師——弘一法師李叔同。^⑨他們的友誼有弘一法師這一共同敬仰的人物作爲維系心靈契合的紐帶，難怪他們的感情是親密而又神聖的了。一九四六年夏丏尊因肺病不幸逝世。豐子愷極其悲痛，爲此寫下了哀思至深的文章：《悼丐師》。

順便說一句，豐子愷一生其實有三位敬重的賢師，這就是弘一法師、夏丏尊、馬一浮。弘一法師是豐子愷的藝術啓蒙者，同時又以佛教影響了豐子愷的思想；夏丏尊是豐子愷文學的啓蒙者，同時又在生活上處處關心幫助他；馬一浮在弘一法師出家後更多的在精神上支持着豐子愷。作爲一個藝術家，豐子愷兼容了弘一法師、夏丏尊、馬一浮的精髓，以進取、達觀的處世態度走完了他的藝術人生。

注釋：

- ①②③④見夏丏尊《弘一法師之出家》一文，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輯》，一九八三年二月初版。
- ⑤⑥見夏丏尊《弘一大師的遺書》一文，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輯》，一九八三年二月初版。
- ⑦⑨見豐子愷《悼丐師》一文，載豐子愷隨筆集《率真集》，萬葉書店一九四六年十月版。
- ⑧⑩見豐子愷《舊話》一文，載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學生》十六期。
- ⑪例如(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出版《夏丏尊豐子愷作品欣賞》一書。此乃該社「中國現代作家作品欣賞叢書」之一。
- ⑫見趙景深《豐子愷和他的小品文》一文，載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人世間》。
- ⑬見豐子愷《畫展自序》一文，作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現載《豐子愷文集》(藝術卷四)，(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九月初版。
- ⑭(臺北)純文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四月初版《弘一大師與豐子愷》一書「編按」(第三十二頁)中曰：「他(指弘一法師——引者注)的學生出名的是豐子愷和夏丏尊。」此處有誤，夏丏尊是弘一法師李叔同在俗時的同事，並非學生；豐子愷才是弘一法師的學生。

(未完)